



方圆

A r r o u n d

4

2023

总第15刊



30266

Aut_moon_white

HoshikoMtain摘

Zero_05

_king_zy_

头条

你问我答

摘阅

连载

连载

春风拂面，花香满街

东船西舫悄无言

信使 - 刘慈欣

大湖巫女 (三)

福音 (二)

不

建音：
所有龙蛋持有者

⑫
【得央天地岛】
南得冰区
180922



方圆

2023年4月刊
总第15刊

社 长：30266

代 社 长：BCMonomial

责 任 编 辑：24Kgule

编 写 人 员：(以 Unicode 编码顺序为序)

_king_zy_, 30266, Aut_moon_white, Fanti, HoshikoMtain, Zero_05

审 校：AiuRFAR, Dong_Bo_Jue_233

美 编：Aunst

排 版：Suntia (正刊) , 30266 (月建增刊)

Logo 设 计：Arthals

封面插图摄影：Super_zz233 (正刊 & 月建增刊) , Hakase_Z (仅月建增刊)

方圆 2023 年 4 月

抹岚报社 主办

发 行 抹岚文宣部

(零洲西北地区抹岚市市南区府前路 3 号西栋 201)

期 号 #15 / 2023-04

开 本 600 px × 840 px

字 数 21 千字

发行范围 RIA Zeroth Minecraft 服务器 (内部发行)

定 价 0 (含增刊)

出版日期 2023-04-16

书 号 C-4-2023-04 (莉亚书籍刊物出版物统一编号)

禁止以传播为目的印刷本刊任何部分 · 否则责任自负

卷首语

30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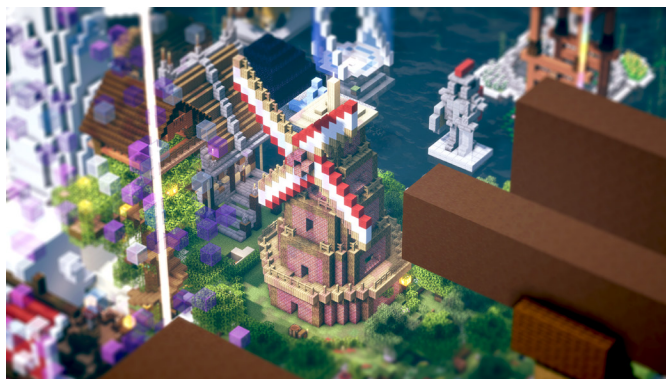
由于直到计划出版日的前一天才想起来还有个卷首语没有写，所以在这里就不再把在头条中解释完的拖更的缘由复制粘贴过来了。总之，欢迎阅读本期方圆正刊以及月建增刊，下面是封面故事部分。

封面选择

本期封面插图取材自海央末地岛。这里除了是末地入口以外，也还是历届龙蛋获得者修建纪念建筑的地方。下面是我们选出的三张备选封面。

图一这座令人联想到荷兰风情的砖质风车小屋其实有个听起来非常正式的用途——幽灵岛驻海央末地岛大使馆，修建者是 Dark_yu。然而走进这座建筑后才发现，内部早已撂荒，杂草丛生，完全没有人类居住的迹象，反倒是几只鸡将其当做了自己家，在里面肆无忌惮的走动产卵。

这座建筑几乎着落于整个岛屿的最中间，通过主岛鸟居长廊传送到这里之后，往右手边一走就能看到这座建筑。这张备选封面是在这三张中群众呼声最高的，但因其缺少地域特色而最终落选。



图二为海央末地岛鸟居居架。居架下是原传送点，位于现在的传送点以南十几米处。比起图一来说，这张图片的地域特色浓厚了不少——由紫珀块树立起的居架令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海央末地岛。

这张图虽然十分具有特点，但奈何画面着实有些单调乏味，故这张备选封面也被我们舍弃。

图三和图二所处的位置其实差不多，只是从图二的反方向透过居架看起来而已。图片的主题是神必龙头人，后方的可怖机气人举着 TNT 抢镜的画面颇有喜感。整张图片既表现了海央末地岛所独有的末地风情和人文底蕴，又活泼生动，开朗有趣。最终我们敲定将这张图片作为本期《方圆》的封面。

至此，封面选择就已完成了。



版面修订

随着社团制度的改革，服务器数据统计被纳入到了运营社每月内容的范畴中来。

在本月的 9 日，经过社内的简要商讨后决定，从 4 月刊起，《方圆》数据月报板块不再设为常驻板块。只有在年终盘点或重要事件时才会出来冒个泡，见证一下历史。

想起当初刚办候车厅月报板块时，就有和运营组合作的打算。奈何当时运营组人手不够，合作最终搁浅。现在运营组改社后，重新启动了社群月报的编辑工作，《方圆》的数据月报板块也算是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欢迎大家前往莉亚首页阅读由运营社制作的[《莉亚社群月报》](#)。

另外，本期《方圆》正刊的排版主要工作由 Suntia（酥糖）进行，这是酥糖首次参与《方圆》排版，希望各位喜欢。

目录

卷首语		30266	III
正文			1
头条	春风拂面，花香满街	30266	1
你问我答	东船西舫悄无言	Aut_moon_white	7
连载	福音（二）	_king_zy_	9
	大湖巫女（三）	Zero_05	13
诗歌	信使	刘慈欣	16
杂记	对星空的思考	Fanti	19
附加页面			20
信息台			20
鸣谢			23





头条 春风拂面，花香满街

30266

各位读者，得益于先进的时光旅行技术，第 15 期《方圆》穿越到了 4 月份才和大家见面。经过了两个月的咕咕，我们颇有“天上一日，地上一一年”的沧海桑田之感。然而，随着社团制度的改革，我们开心的咕咕生活也宣告结束。现在回头看来，我们已经有近三个月没有产出任何内容了。为了补偿各位读者，本期《方圆》出版时将同时出版一起关于月建的增刊，单独成册，增刊的目录已附于正刊信息台板块，欢迎下载阅读。

2022 年 4 月，新冠疫情的阴云正笼罩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方圆万里的东部地区之上。不幸的是，RIA 服务器本体正处震中上海。于是，为了防范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造成的问题，运营组决定暂时关闭主服，待风波过后再做打算。在停服期间，运营组紧急架设了一座空岛避难服以便用于接纳难民。即「消失的第 167 号鸟居」。

本刊 2022 年 5 月号的头条刊登了狐汐的《最后的桃花源》，那篇文章的原稿最早被放在空岛中心亭前，以随队史官的视角描绘了空岛避难服由混沌到有序，再到扬帆起航的历史。可惜的是，在那期《方圆》出版后不久，那篇文章的原稿就遗失在熵增的信息之海中了，直到空岛服运行结束也未能找到。只有刊登在本刊上的电子版存档流传于世。

虽然空岛服的真正历史仅有短短的一日有余，但是却给 RIA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此制作的「空岛小片」在 B 站爆火，播放量超过 60 万，在吸引来大量新玩家的同时也倒逼运营组加快了改革步伐。

如今时过境迁，空岛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时。而时代之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如影随形，不曾断绝。

闲话到此为止，让我们来简要梳理一下这几个月发生的变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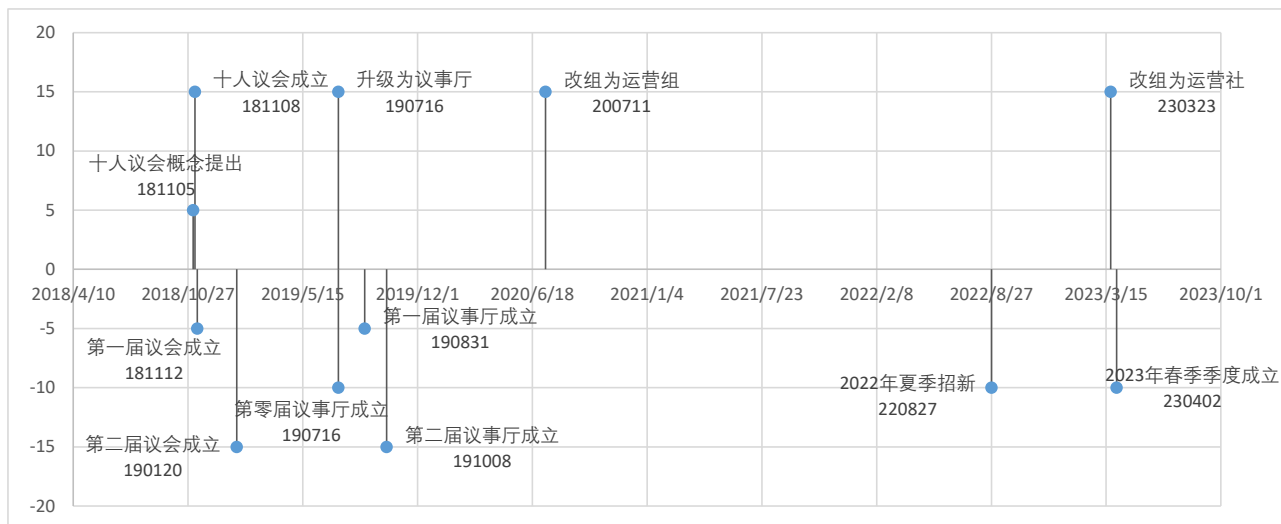


表 运营社时间轴

春季运营社轮换

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春季运营社轮换。本次运营社改组为 Zth 开服以来服务器运营组织第三次改组。在此之前，运营社曾使用过多种架构，为了方便各位读者直观地了解，我们制作了一张时间轴来展示运营社在过去的变化。

十人议会时期

(2018年11月8日 - 2019年7月16日)

望文生义，该时期的每届议会均为十人。掌管着 Zth 运行初期的大小事务，确定了社群的发展方向。该时期的议会成员被称为议员。

议事厅时期

(2019年7月16日 - 2020年7月11日)

是议会的延续，大体上保持了议会的架构，但引入了 9 票通过制——即当议事厅内投票同意票数达到 9 票时，提案得以通过，反之驳回。

运营组时期

(2020年7月11日 - 2023年3月23日)

是 Zth 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从 2020 年至 2023 年，见证了 RIA 社群的发展与变迁。同时也不在拘泥于十人的人数限制，在按计划纳新之外还存在“自主招生”纳新方式。下分四部，相较之前架构分工更加明确，效率更高。

运营社时期

(2023年3月23日至今)

随着社团系统改革，运营组改组为运营社。在原运营组的基础上吸收新社员，共同推进工作。运营社改组后，运营社下设四个部，设九个岗位。本

所属分部	岗位名称	在岗人数
风纪部	风纪审核	4
	风纪管理	1
活动部	活动师	3
	游戏设计师	2
	运营日务	4

表 运营社岗位设置

轮春季纳新共招募到了九位新成员，现共有二十五位社员参与运营社的日常工作。详见列表。

所属分部	岗位名称	在岗人数
文化部	建筑师	2
	社团主理	3
	记录师	2
技术部	技术师	4

我们采访到了几位运营社的新成员，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Meapuccino (咩布奇诺)

2023年1月1日入服

ZTH-739 No.4849

岗位：社团主理、运营日务

“首先这两周左右的工作下来，我对运营工作还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运营工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但它也给了我一个能真正为玩家做些实事的机会。

然后就是，作为一个仅仅加入 ria 三个月的虾仁，能被招募进社真的挺受宠若惊的，不过我也愿意相信，这是一份来自社员们和广大 ria 玩家的信任 w。

实际工作中也碰到了不少难题，像是插件使用啊，活动承办什么的。当时就在想，‘天哪，原来论坛上看起来一两句话就解决的联络贴背后居然这么复杂 w’。

不过一边学一边解决的过程也的确让自己长了不少知识 w。

最后就是，我带着“甘做玩家公仆”的想法加入了运营社，在未来的工作中也会把自己的这一初心践行到底。毕竟玩家的欢笑才是 ria 的灵魂嘛！”

Code_C431 (C431)

2023年1月1日入服

ZTH-739 No.4848

岗位：记录师、运营日务

“（加入运营社之后）其实感觉还好，对于我而言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于上工上到忘记签到，甚至差点百天断签……至于日啊的活跃就更不用想了 x。

不过在进行这个工作之前，或多或少那时候的我会觉得“啊平常好像没看到运营干活”，然后就觉得轻松，然而加入之后就发现，**超级多工作**^[1]是之前还只是普通玩家的时候没法留意的……

所以实际上我想吐槽的一件事就是，也许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没有接触过觉得当管理什么的很轻松而且能玩到创造模式，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工作，运营们牺牲了玩游戏的体验……开 op 真的就是处理问题而已没什么好玩的（抹泪）。”

不过提到这个的话，倒是能够小小的透露一件事，那就是运营社似乎在偷偷计划着什么大计划……就在接受采访前我还在忙着翻译 mod，哈哈。

Arkgamer_OC (Ark)

2022年1月26日入服

ZTH-550 No.2397

岗位：运营日务

“大家都很有干劲，老成员各有各的长处。（老成员）对新成员很照顾，教会我很多技能。新成员都很积极，也都是身怀一技之长。”

liziluyu (李子鲈鱼)

2022年4月26日入服

ZTH-603 No.2794

岗位：活动师、记录师

“太卷了！他们太卷了！（惊恐）

举例来说，我们在进行 fst 新模组包的翻译。（翻译工作从）昨天早上开始，（到）晚上我放学回来，就差三个没翻译了，C431 干了一天。上管理号的体验真的好恐怖，生怕敲错什么当场爆破日啊（？））。运营工作并不是享受权利的过程，而是很需要小心的、有时会带点重复性劳作的事。但是我很享受这一段时间的充实经历，希望能和日啊还有大家共同成长。”

当被问及关于春季纳新之后的运营社变化时，鳕鱼如是说道：

1. 原文使用字间空格表达强调，此处排版困难，故改为加粗字体以表强调

“感谢采访！人们常说危机与机遇相伴相生，我想 2022 的下半年到 2023 的开年的这段路程向我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

从空岛片带来的机遇，让我们社群的活性一路走高，规模也是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候车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社群。这其中不乏许多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人，也不乏许多如今已成为社群明星的人。这是一段高歌猛进的路程，从服务器运营大讨论，到百人滞留候车厅，到新人导游团，再到社博会，未来仿佛无限可能的光明感洋溢在我们与社群的心间——

但福祸相生，我们未曾面对过这样快速增长与汹涌的人潮，服内在线人数、群员数、论坛用户数、发帖数，这些麻木增长的抽象的数字背后是潜移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保持四年的结构、习惯与文化却并没能有效地跟进甚至识别出这些变化，于是一股张力在欢声笑语的闲聊中、在插科打诨的日常里，无声却有力地形成了，并最终在一系列不论是失误还是误会的催化下酿成了我们都熟悉的二九事件，对在社群的每个人都造成了或多或少但绵绵不绝的影响。至此，一个实打实的机遇最终发展出了一个实打实的危机。

但我想危机也终将我们引向机遇。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有力的突破或一次全面的改善，那没有什么能比实打实的危机更有力地推着你向前走。运营社固然是一个古老的组织，但它绝没有沦于固步自封或安于现状。此刻它就正借着危机的强劲动能，再度大步向前。不论是支持或不支持，喜欢或不喜欢运营社，希望大家能理解唯一的不变就是永恒的变化。运营社或 RIA 社群永远不会变得完美，但它总是在前进。

草有点讲多了，总之新老社员们都很厉害，我是唯一的老废物，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收获有趣的回忆，顺利地历练自己的心性与技能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春季运营社能给 Zth 带来更多的活力吧！

社团系统改革

既然提到了运营组改组，那就不得不聊一下社团系统改革了。其实这是社团系统的第二阶段改革了，属于第一阶段改革的后续部分。第一阶段改革方案颁布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主要目标是对当时现有的社团进行系统性的登记和再分类，以及打通社团 / 同好会申请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再对社团的活动以及团金使用规范化。

而第二阶段则更加侧重社团的权益。明确了社团的权益和内容发表相关的内容。

有关第一、第二阶段的社团改革方案请分别详见 <https://bbs.ria.red/topic/3936/> 和 <https://bbs.ria.red/topic/5729/>。

春季「迷你社博」活动绝赞策划中

按照计划，今年的五一假期将会举办第五届社博会。但考虑到五一假期前不见寒假后不见暑假的特殊性，所以本届社博会采用迷你形式进行——即主打轻松随性，摆脱设计规则囚笼的 Minipo。第五届社博会顺延至夏季举办。

第一届社博会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在星之宫举办，最早定位是在岛片时代新人潮的背景下，提供一个给新成员认识社群的平台。后该定位不断拓展，也演变成了一个定期的大型活动。

关于报名和参与的相关细节详见 <https://bbs.ria.red/topic/5835/>。



图 迷你社博海报 源 / 运营社

「装饰会：鱼子小雕」评选结束

鱼子，莉娅的吉祥物之一，以蓝发的形象出现。鱼子小雕可以在零洲水殿、海风湾附近，以及第二届社博会承办方“八方群岛”处找到。

作为吉祥物，仅仅在少数地方可以被发现，似乎也太无趣了！因此这一次，鱼子将会在世界任何一个合理的位置放下一尊小雕，供大家装饰与丰富世界。

—装饰会：鱼子小雕活动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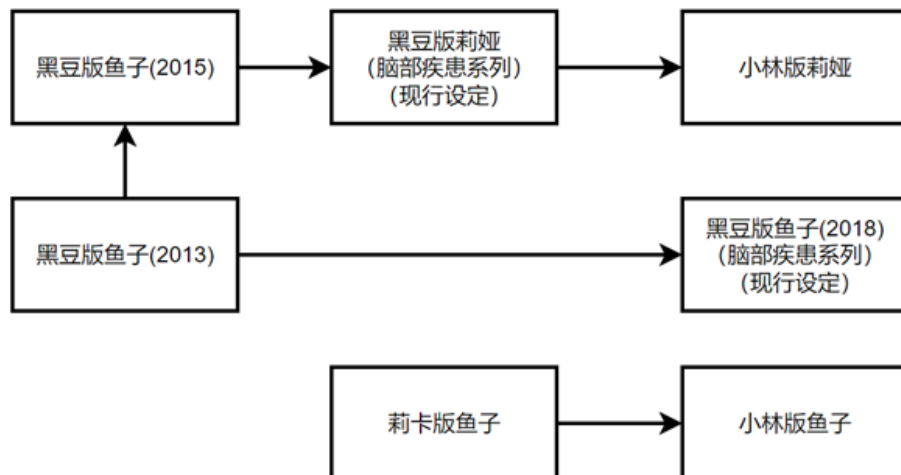


图 鱼子设定经过了历次迭代

鱼子（NANAKO）与莉娅（RIAKO）并称 RIA 两大官方看板娘。鱼子是 RIA 延续至今数十代服务器的最高权限拥有者，拥有从 2013 年就出现并不断完善的设定。有关鱼子的设定变迁早在 2022 年 11 月就借小林版鱼子人设图的完成而进行过叙述，在此将那设定迭代表示图复制在这里，以供各位温习。

而莉娅的形象就有点寒酸了——我的意思是说设定——作为免费招来的前台员工，莉娅有时也会客串到服务器的官方出版物中去。而莉娅有一恶习——即对红色的狂热热爱，一有机会就会在前台上用红色油漆作出迷之设计感的画作。而对于为什么不开除这一神秘员工，黑豆如是说道：

“因为大福通用把所有资金都用来买双层芝士堡，所以我们只能雇的起她。”

在《脑部疾患》系列漫画中有鱼子与莉娅的形象，欢迎下载阅读（红群限定）。



图 《脑部疾患》系列



图 武装直升鱼子 位于樱云 摄 /30266

装饰会作为月建的延续，其建筑规模更小，更加轻松惬意，也更为生动有趣。并且除去了评分排名环节，添加生草投票以彰莉亚社群之人文底蕴。所有的装饰会作品都会被摆放至云端供各位观赏，也欢迎前去实地探访。

春日正当时，万物正复苏。祝各位饱含春日之活力，前程远大，好上加好。

你问我答 东船西舫悄无声

Aut_moon_white

Q: 秋月白在做决定时是会偏向功利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为什么？

匿名

A: 二者兼具吧。

理想主义方面，在 RIA 里，我做的大部分事情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把画下的大饼一个一个要烤熟，填满聚落的空地，把南铁的规划变为运营线路的建成；比如想实现共产主义（虽然现在说出来好像不大好），聚落内部当然实现了，我想要的就是继续把我们的工业化拉上来，完了给全服共产主义。基本上也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仅仅是因为这样能让我感到满足。

一部分原因也有那个 O 币，我是不碰地图画，不买纪念品，不找蓝渊，基本不用的，同时对账号那几个数字没多少兴趣，所以没必要为了 O 币而去特意干某些事情，没被它牵制住，然后就能干想干的事。甚至想过做地图画不卖光送，当然因为工程太多没时间搞。

功利主义方面，就是想着做出来东西总得让别人知道，沉默不住，然后在论坛发电，还不要脸捞帖，大家都看见的。大概有这方面原因吧。

现实生活里更偏向功利主义了，学习生活压力不小，总想干点轻松的是这种。

总的来说，就是喜欢的事理想主义，不大喜欢的功利主义，大概是人之常情吧。

Q: 什么时候研发全自动发车器或更高效的半自动发车器，且如何做到占地最小化，并如何在轨交社五局内推广？对于轨交社这个大家庭有什么感悟吗？

XiuRanYun

A: 全自动停发车器这块，我是设计过的，和半自动原理差不多，论坛上一样有过帖子，但是后来发现极其不稳定，已经弃用了。也因为全自动需求其实不大，也没想过再去设计。

XJH 看了我的之后搓过一台全自动停发车器，24 长 9 列，挺好用，已经装在南铁 10 号线了，但是高度有点大，且不符合轨交社标准，私铁用用够了。

个人认为，考虑到矿车自动发车方式，理论上符合

轨标的全自动停发车器是不存在的。

半自动停发车器这块，当时我设计时是拿来给高架站用的，考虑的是尽量压高度，宽度就不可避免的很大了。牺牲高度压宽度这个我会去考虑的。

长度方面，1 列 6 格是理论极限，再压不了了。

确实因为体积过大并且几乎没人会用，在轨交社推广还是有些困难的，我自己目前也不打算主动推广，当然也希望有人会来找我……

说明书在改了。

轨交社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团体，成果确实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实干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社内气氛有时有些奇怪，希望会改善……

Q: 秋月白——————（飞过）

Super_zz233

A: 初翎^[1]——————（仰望）

Q: 打算什么时候办下次烟花表演？海北那么多机器，有没有溢出的物品可以回收？

匿名

A: 下次办烟花会有点难了，主要是半个聚落马上高三了，没多少时间准备，而且上次烟花花了两个人半个寒假，时间成本太大。

但是，高考考完了给大家整个大的！

实际上烟花大会这种活动不是我要干的，我自己对这种活动热情不大，烟花大会主要还是 lafei_05、Yoou_、wooden_leaves 他们搞的，我就是写了个演讲稿在那边对着复制黏贴。后来问了 lafei_05，他对我“高考完搞”表示“很保守我喜欢”，但又说“考到年级 50 立马办”。

海北轻工时设计时没考虑仓储，效率打算是刚拿完就能生产回来，觉得 100 个箱子的仓储已经够离谱了，但是更离谱的是我们有个挂机狂魔（

未来开发地下空间时会补上打包机这种，缓降一下库存压力。溢出其实加个堆肥桶就能解决，但是不大想搞，况且现在工程不少。

还有，海北的机器都有总开关的啊——

1. 原文如此

Q: 我先来! 秋月白学会用排水机了吗?

oliver345157

A: 没有 (直球)

无所谓, 投影在手天下我有 (逃
但是还是啥时候来再教我下吧, 谢啦 ~

Q: 玩狒狒 14 么

匿名

A: 否。

目前玩的就是 MC 和原神, 并且主力放在 RIA, 原神渐渐的也不大想玩了。暂时不考虑玩别的。

连载 福音（二）

_king_zy_

3

燥热，烧焦的气味与不安的汽油味充斥着身周。她不知道怎么了。也许过了一會兒，她才记起车门被猛地打开，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一只手把她轻柔地拉出车体，假如她有知觉一定会惊讶于那充沛而疲惫的力量是如何托举着她的，她又在地面上，面前的那只手却显得极为削瘦，身上粘着工业绑带的衣服上关节间闪烁着指示灯的红光。他仰面躺在地上，她坐在地上，周围只有连锈蚀的钢铁都不屑于掠动的微微习风，夹杂着碰擦激发的铁腥气息。这一刹那也许有几分钟，也许已经来得及使月亮来回好几次，随着刚才扬起的尘土渐落，一阵嘈杂由远及近，紧接着几条光束穿过黑暗，带来了教会的清理小队。

“收查一切活物。”为首的示意最前面的左右两人。两杆光柱立刻又消失在了黑暗中。

“检查车内。”他又说，她看见两个身影经过她身旁向车内的残骸探去，这时一只手搭在她肩上。

“我们走。”这是对最后一个随从说的，“还有那个信信人，也带上。”

氩氩被架了起来，放在了另一辆车的副座上。三辆车一并驶过来路，氩氩看见了许多清理人，这次的手段却十分简单——在一片熊熊烈焰面前，汽车滑上了凌晨的公路，氩氩闭上眼，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理清思路。因为他不记得刚刚那辆车上的司机去哪了。

没有司机，这样的形式属实奇怪。更大的疑点是那女孩，一般这种年龄的人不会被改造得这么彻底，而她，说她是机器人也毫不为过。

他回去要问个明白，至少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市中心的交通是永无止境的，中央塔的入口近了。

这时，一直行驶在前方的一号车中断了无线电通信。提示声使他立刻睁开眼，几秒后他领悟到了另一个真相：这是另一个圈套。一号车愈行愈远，其余车辆却按照系统的设定驶入了车库。车辆一拐，一号车消失在了视野内，氩氩不禁猛拍了一下车前板。

同一时刻，拐角那边的一号车里，那令人不适的无线电声音终于停下了，她终于有心思好好欣赏一下窗外一侧的城市华彩。车从一条大道驶入了一条隧道，只不过这条隧道的格局和外边的世界形成强烈的不匀称感——隧道的内壁由无数凹入墙体的石雕构成，她从未来过这个地方，但隧道另一侧大台阶上无数的着袍人群立刻就让她明白了这里是哪。

一只手给她戴上兜帽，拉着她下了车，动作十分轻柔，那只手却在一片教众中推搡着通过，引来了一路咒骂，与远处厅堂深处的圣咏交相辉映。其实只要看上一眼就不难发现她，在一众灰麻色的袍衣间只有寥寥几人身着黑袍，而她又是期间唯一袍子还镶着金边的人。那垂下袍摆间手上的机械关节也清晰可见。但这时，尤其是在这里，人们只小心地看脚下的路。

正在人们的脚下，一个比“焦急”更焦急的人在来回踱步。

这本不是他的责任，而他也清楚。但他就是不平、不甘。很快他将去作报告，那将是个耻辱。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头顶几米处的大厅里，让他心不能安的目标正在几个清扫人的身旁等待着被交接。

这里显而不是什么功能用地，因此空旷了许多，但墙上的宗教雕塑却如苔藓般无限制地生长着。一侧明显不是通往某个宣讲室的暗门里钻出来几个白衣教士，一句话也没说就把她拉进了门，拉进了那个她熟悉的世界。

管道、日光灯、电线、嵌在墙上的指示灯，还有通风管里不停的轰鸣声与焦味。再不谄爱憎的人也会对这里产生本能的反感，而她更不喜欢的另一处就是那个充斥着消毒水味的小诊所，只不过那里的医生好像每天只有她一个病人。

在他正下方的另一条嗡鸣的走廊里，许多扇自动门中的一扇后，氩氩刚刚喝完了最后一滴红酒，一阵更响的嗡鸣声从他耳边掠过，是一只飞虫。在这个时代飞虫在大气中早已不复存在，只能像人一样寄生于文明那庞硕的骨髓中。他猛地一甩酒杯，把飞虫倒扣在了桌面上。他伏下身细看着杯中桌上挣扎的生命，飞虫被酒气熏晕后，他放开了杯子，任由那虫仰面死在桌上。

那些教士，总是不说话，嘴里总是咕哝着那些晦涩的经文。她愈想愈觉得迷糊，仿佛又有什么人把她的记忆之泉给坝上了。就这么被带着想啊想啊，也不知走过了多少门，也不知走下了多少级台阶。

——也不知秒针过了几刻，氩氩披上他常穿的礼服大衣，留下了那杯空酒。门怦然关上的那一刻，飞虫的躯体抽动了一下，口间的触须在空气中挥动着。它试着翻过身躯，第三次终于成功了。酒气的蒸熏还是使它有些昏头昏脑，但它最终站稳了脚，一如既往地在空气中捕捉来自下一个机会的气息，很快翅膜将再次划过空气，但却是在为那注定不存在的生命高歌。

4

她到了。

熟悉的，不快的回忆涌上脑海，这间没有色调的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消毒水的呛人气味，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圆形光面白桌，一张皮革制的医用检查床，依墙的柜子锁着一系列叫不上名字的器械和一堆没有标签的药物，一张灰色的操作台与水槽，乳白色的灯条嵌在天花板上，夹杂着几个转或不转的通风扇，她在里面时门总是反锁的，房间里没有窗。唯一有些生活气息的是一把木质的带红色软垫的扶手椅和一圆小木桌，此时桌上搁着一本纯黑封面的经文，和一支密封着一片绿叶标本的玻璃管。

房间里没有钟，也没有相应的时间观念，没有日夜。只有那个成天戴着口罩的傅兰森特医生会踏着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打开房门，有时是让她从许多奇形怪状的物体中检出几样，有时是让她用直觉猜测某样东西，每次离开时都揣着满满的一页笔记，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记录的。有时她会被带去一些味道更奇怪、更暗的屋子，却从没有人告诉过她干什么；有时她远远地听见有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很快却又由近及远，只有这时她才想起自己似乎很少见到除了医生之外的人，她病了吗？

她仰面半躺上干硬的检查床，一边摇摆着双腿一边透过灯光观察那支标本——那是片叶子，但是很奇特，从顶部看不过是个小芽，摆到正视就是片完整的叶子了，从下面看就是片枯叶。这个奇特的发现她谁也没告诉，但是她听说过一些关于全息技术的对话，她想也许只是某些小设备，就像柜子里那些大家伙一样。此刻叶片的脉络在黄色的保存液中尤为明显，那是她简单世界中唯一复杂的东西。她就那样看呀看，光线透过玻璃管照射在她水蓝色

的头发上，为其染上了一点草绿色。也许过了许多天，也许过了几分钟，那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响起，然后是开门声。

“出来吧，塞茜。”加利可·傅兰森特医生用他一贯的轻浮语调如是说道。

事实上，赛特莉克·阿丝德并不是很清楚自己是谁。她记不清楚过去的经历，又对当下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尤其是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中，连群己、物我的界限都模糊了。

正如此时，她披着兜帽站在人群之中，既感觉不到空气中静电的刺人，也不会发现大厅里有许多与她身躯相仿的人影在与她一起向前踱行。她感到医生的手在指引她向前，穿过一道帷帐后就只余下她一人，面前是一个金属球。出于各种本能地，她从长袍下摆里伸出那只机械结构分明、全无一点血肉的手，温暖的电流贯穿了她的手杖，几道火花从金属球旁溅出，然后金属球收回，那只手又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她的任务完成了。

也许只有少数人明白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但姑且按下不表，因为此刻在一个较远的位置，一台监测器开始作响，拨动了那个顽固职业杀手紧绷的神经。

说来也怪，那台随身携带的能量监测器，初衷只是为了防止目标携带诸如榴弹这类高能级物品，但如今却把他引向了另一个方向，有如江河之水奔流回溯，忤逆了规律。也许有人、很快就有人知道谁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5

这片地下区域他本不曾也全无来的需要，但信信人的身份足以带来通行无阻的遍历和散布恐慌的不便。因此但氩氩顺着电梯而下时，傅兰森特已经听闻了这一消息，这时他刚好遇上打开的电梯门里的氩氩。

“啊啊，奥古斯都·氩金，近来无恙？”他有意拦住了氩氩，以他惯用的轻蔑眼神。

“你可以叫我 K-4，但绝不是真名，医生。”氩氩还没有摸到情况的本质，此刻他瞟着电梯厅外的情景，显得有些疲惫。

“呵 ... 话又说回来，你来这个区域做什么？要来找我做检查也没这么急吧？”他轻蔑的眼神触到了氩氩那双红眼睛。

“我想除了我的机体事务，其他你无权管辖。”他的语气立刻变得强硬起来。

“当然，当然，我想我的等级一定是低于你

嘛……高贵的信信人。”他绕到氩氩另一边，“还是说……这里有不忠于教会的人？”

尽管矮氩氩一头，傅兰森特那老成、轻蔑的眼神在气势上仍不输氩氩那深潭般的锐利瞳仁，这是一场无声的博弈，是两种不堪的碰撞，一瞬间无数的刀枪剑戟碰撞折息，来自这时代两个世界的男人本身却毫发无伤。

“闹够了吗？这是公务。”没有人回避眼神。

“那就请。”这个“请”字拖了个长音，傅兰森特向一边退去。他审视了一下局势，他打算等氩氩做出行动后再下手，或者找出他的意图。

他不知道的是，他左手下第二颗扣子已经被钻开，一粒极小的传感器被植入，氩氩暂时胜了一筹。

他没有时间去琢磨对话中隐藏的深意，只是隐隐地觉得傅兰森特与什么秘密有关联。他拐进走廊的黑暗之中，远远地看见几个劳工把几袋垃圾拖进了焚化炉，只不过那袋子很特殊黑色的底色上似乎还有金色的镶饰。他姑且把它当做诸多异象之一，顺着探测器的步伐在设施里穿梭，一点一点地在十几米深的魔王宫中摸索着。

这时是夜晚，不知道几点。

赛特莉克依旧仰面躺在床上，只不过这次手上的是那本经文。经文很晦涩，也没有插图，她只是把它搂在胸前，回忆着那次奇妙经历的碎片，她唯一记住的，就是那个古怪削瘦的男人，和他代表的那个肮脏的世界。她闭上双眼，回想着夜的余味。

门外的脚步声又响了——这不是医生，她第一时间就分辨出了。那脚步声极轻极轻，以致于只有闭上双眼才能被听觉捕捉，与之相伴的还有滴滴声，而且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倒更像脚步声了。

门被敲了一下，很久以来她差点被第一次吓到——因为那脚步声从始至终就没变响过。然后是电弧的噼啪声，咔的一声，房间里的灯闪了一下，门打开了。她看见了那个怪异的男人——削瘦、阴沉，手中攥着一个滴滴作响的仪器，那双深红色的眼睛看着他，宛如刚刚产生自她的梦幻。

6

奥古斯都·氩金自记事以来就生活在社会的黑中。他生长在一个在贫民窟运用几种特殊手法运毒的黑市集团中，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父母是谁，因为在这个时代血缘已经不再重要。他少时以孩童的外表很容易走私几百克的高纯度内啡肽、海洛因或别的什么订单，有时与他同岁的“报童”会失手丢了货物，这时他们就得承担些更艰难的任务，比如

向什么地方送去些炸药什么的。

或许是出于所谓“天赋”，他次次做得完美，没有同岁人的那种悲恸，生命留给他的只有能漠视一切的淡然。假如你如今去探探那块地界，就会发现警察准对乱跑的小孩很敏感，敬而远之。

在这市井的书房里，金钱和血就是书页。在阴暗的字厘行间，他也不再适于当报童。和他一样的一些少有的同龄人被一同送去了一所宅邸，那里装潢素雅清新，是上层人中也难得的那种，却弥漫着一股极浓郁的血腥味。他们被一个一个传唤进去，但一个也没能原路返回。也真是这等待的间隙，他第一次看见了那种装潢，以及装潢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思想，这种思想终将影响他一生的作风。

进入房间后血腥味更浓了，但相比起他收集那些呕血而亡流浪汉的腐烂尸体上对身体部件时的气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而他的泰然和冷漠竟然使会面人有些惊讶，简短的谈话过后，会面人得出了所有见过奥古斯都·氩金的人都会得出的一个判断，他一生的职业就此敲定。后来他被一辆没有窗的车载了很久很久，到了一个空气出奇干洁的地方。在这里，他将学到他职业的一切所需，一种绝伦的艺术——杀戮的艺术。此后每一次子弹的出膛，每一次感受到利刃切开柔软的组织与喷涌的温红的组织液，他都将无比感激。

这一年，他十五岁。

十年后，地下几十米处的白色房间。

“我认得你。”氩氩喃喃道。他当然认得，他绝不会忘，尤其是那水蓝色的头发，让他隐隐地想起某个人，是谁呢？

“记住你的目标，这是基本修养之一。”教官在他脑海中这么说，“因为当目标出现时，你必须马上辨认。同学们，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职业。”教官踱到窗前——这房间可没有窗，“因为在外面的世界，浪漫已死。”

当下，这是当下。

“你是那个怪人，那个把我从大热箱子里救出来的怪人。”她用一种缥缈的声音说话了。

“你在这里？可是……这怎么会..”

“你的目标是我吗？你要带我走吗？”她似乎什么都懂，却又天真地问。

“谨用语言。因为我们可能是与目标交谈的最后者，因此试着用语言传达清楚一切要传达的信息，或给予他们最后的恐慌。”教官的声音仿佛挥之不去的幽灵萦绕在氩氩耳旁，“或平静。”

赛特莉克看不到的是，全息地图上代表傅兰森

特的小红点一跳一跳，正在接近二人所在的位置。

“不，太危险了——别告诉任何人我来过，懂吗？”

“嗯哼。”她对这怪人更感兴趣了。

自动门关上前，他又说：

“我还会回来的，也许下次不是通过门口。”

室内重归宁静，室外走廊上那极轻的脚步声响起，在拐角处遇到了另一个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啊，大忙人，有什么收获吗？”那油腔滑调又响起了。

“你不需要逮到我就挖苦一番。”氩氩想绕开他。

“啧啧，说话像个教士了。几分钟不见，这是多读了本经书？”

他嗅出了这话里的危险意味，不禁顿了一下，被傅兰森特捕捉到了。

“怎么？”

“我再申明一次：不要妨碍我的事务。”

周围的一切再一次变得模糊、柔和，似乎凭这个他就能逃离当下的困境，似乎他又回到了阳光下的教室，他记忆里最安宁的角落：“保持目光接触，眼神很重要。”教官在寥寥几个学员间巡视，“或隐藏杀意，或展现讽刺，让这门工作保持高度艺术化。”他盯着看了教官半晌，忽然阳光下的教室灯熄人无，那双眼睛变得犀利又灼人，教官变成了傅兰森特。

“... 你还在想心事？”

氩氩注意到他的手下意识地握着衣兜里的什么东西，那是一柄小刀，他也注意到傅兰森特的手向后缩了缩，一刹那也能从什么地方拿到制敌的武器——这不值得冒险。

“我要走了。”

“你不能走。”傅兰森特的反应语速之快让氩氩震惊。

“当局势发展到万不得已时，逃避很可耻，但很有用。”这次轮到氩氩自己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

这句话在现在用不到，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转念又一想。

“教廷。”傅兰森特开始没话找话，和氩氩在走廊里周旋，“很重视你啊。”

他没有说话，灯光照得两人的眼睛忽明忽暗。

要暴露了吗？

“我们的职业没有失败一言。目标或自己，至死方休。”他发现自己的嘴在极细微地蠕动着，教官的声音变成了自己的声音。他连忙回过神来，试图对傅兰森特的探察作出抵御，但他确信傅兰森特看到了什么信息。

他从未料到过，这影响如此刻骨——如此碍事。要顾忌到那么多，现在出手值得吗？教育与现实出现了矛盾。

这时旋转的仿佛是大地，是整个宇宙，而唯一不变的旋转中心是他们，保持着相对静止和心灵上的绝对静默。他们小心地捧着那盆液体，不让其有一滴洒出来，以至于到最后更像一场无意义的仪式，而非真假的搏斗了。

“我——我是来查药的。”氩氩忽然说。

“什么？”二人的旋转戛然而止。

“药，我上次问你的药。”氩氩飞快地说。

“我记得我说过——”

“我不相信！就这么简单：我不相信。”

“我也很难相信——”

“‘相信与否，悉听尊便’！这是你告诉我的，不是吗？”

“我会追查的。”傅兰森特恶狠狠地盯了氩氩一眼，猛地转身走入了身后的黑暗中。

有云在先，氩氩的沉稳早在少时就备受关注，尤其是佐以其绝妙的伪装技巧——他曾在毕业前伪装过一个月的教官，无人发现，最后以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被悄然麻醉而收场。他是天生化的雾气，无往不利而无处不在，至少当时他的同学是这么评价他的，这也正给予了他名号——氩氩。在余生中，他一直沿用这个名号，知道他真名的人少之又少。

在任意的监控、记录与口供中，永远只会存在一个混乱矛盾得惟妙惟肖的无名访客。倘若他一死，世间氩氩之名也将不再，而奥古斯都·氩金案卷上大大的“失踪”二字将是他的永远的坟墓与归宿。

所以当这台冷血机器回到处所时，无知的行动力早已促使他做下一步的计划。

(未完待续)

大湖巫女（三）

Zero_05

开拓地信号偏僻，便总是有三三两两的人要来找莫提借他那收音机。莫提是很不肯的，但又算是心软，每次都不情不愿地要跟着看看这些人借了怎么用。这些来借的人也无非是听个消息，完事之后把天线一收便还了回去。直到一次，一个佩洛来借，接手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收音机摔在地上——之后莫提就再也不外借这收音机了。

我和莫提的关系好，便经常和他一起盘坐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大屁股塞拉托沾了一个营帐的光，便也安安静静的一起听了。外面吵吵闹闹，似乎男人们又在说什么抓鱼的事情——那些猎人们回来脸色一天不如一天，开辟新的食物渠道迫在眉睫。

收音机歇息没有节目的间隙，我们三个大男人在营帐里躲太阳聊天扯屁。那大屁股的塞拉托以前是个部落的勇士，不知怎么地就被人骗到了哥伦比亚——他话说到这里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我倒是和莫提很熟，便扯得又是一些有的没的。当然，最终话题总是会扯到食物上的，饿人自然有饿人的话题。

收音机的噪音渐渐减小，新的歌曲开始冒出，下一单节目即将轮到，于是我们仨很默契的一齐安静下来。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呼声，完全掩盖了收音机自不量力的声音——莫提狠狠地撂上一句他妈的，把头从营帐里探了出来看看了。我问他：“怎么了？”他把头缩回来愤愤的说：“那帮人终于捞上来了一条鱼，现在吼得和哥伦比亚首富得了艾滋一样，妈的，那条鱼还不及巫女捞上来的四分之一大呢！”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如今看来巫女的捞鱼技术神乎其神。

倒是那塞拉托人好像被捞鱼声吸引了，说了声自己也想下水试试便出了营帐，这下帐篷里只有我和莫提两个人。收音机似乎也被外面人们的吼声给吓到了，蹦出一串杂音之后，声频又被白噪音填满。我咒骂一声，抬头却看到莫提在对我诡异的笑。

我一阵激灵，“你想干嘛？”莫提突然就伸出手掌，对我摊开掌心。一小块被油皮纸包裹得完完整整的方糖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惊喜：“你小子还有糖？”莫提撇撇嘴：“最后一块了，不是给你的，我打算找个机会给那个巫女尝尝。”听到这糖吃不到，我不由得感到一丝失望，但是想想把这块糖回报给那位大湖巫女似乎也是合情合理，便没有说话，只

是看着糖块，喉头不由地鼓动，鼓动了一下，再鼓动一下，营帐里传出清晰地吞咽口水的声音。莫提听着一节一节的鼓动声，自己的说话声也越来越小，喉头亦动了起来。我们什么话也没说，一起看着他手心里的糖块，只有两个吞咽口水的声音如同心跳一般，此起彼伏。

“..... 或者我们俩先吃？”不知多久后，莫提悄悄地说。我赶紧咽下口水：“你不是说要给巫女的吗？”他连忙哦哦了两声，把糖块往口袋里一塞，我们便心照不宣的不再提这事情了。

营帐里面刚刚彻底安静下来，营帐外又爆发出了一阵喊叫。只是这次声浪的情绪不是什么兴奋和喜悦，而是恐惧和畏惧。我感到一丝不对劲，连忙拉起莫提。他顺手用被子把收音机盖住，我们一前一后离开帐篷。外面的湖边堆满了人，大呼小叫交头接耳喧闹无比。莫提感到一丝不对，伸手去拉了个人问问，接着回头跟我说：“大屁股淹在里面了！”

原来刚才那大屁股塞拉托人和三个人下去捞鱼，第一趟不出所料地什么都没抓到。三个人都说这湖里鱼怕不是成精了，个个都滑的像是泥鳅一样。只有这塞拉托执意要再捞一捞——他说这湖深处没光线，鱼也是瞎子，他在水下视力又不错，也许潜得再深一些就好抓到了罢。几个人拗不过他，便又跟着下去了几个水性好的。这塞拉托确实视力好，就游在最前面，其他几个人则散开来跟在身后。这湖深啊，就像是没有底一样，后面几个人就打起了退堂鼓。突然那塞拉托下潜的速度快了起来，就跟疯了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下钻——后面几个人没反应过来，拉也拉不住，就看到这塞拉托直直钻向大湖深处。这几个人的憋气极限到了，只能被迫上浮，自然也就在岸上等待——然而那塞拉托还没有上来。现在众人纷纷揣测，是不是大屁股被水底的水草缠住了，还有没有救之类的云云。

我看他们一筹莫展，就跟着一筹莫展起来——刚才跟下去那几个人，已经是我们的百来号人中，水性最好的几个。领队倒是有点焦躁地在原地转圈，和周围的人大声嚷什么，毕竟开拓中死几个人没什么，但因为这点小事被淹死也太滑稽了。那几个刚上来的兀自被人群包着，说什么也不愿意再下去，这也能理解，下面深不见底，要是体力不支自己也搭在湖里可就划不来了。

我内心并没有对大屁股有什么特殊的友情情感，最多也就几口油花的交情。看着湖边人头攒动却又毫无行动，觉得也算是合理。就在这时候，隐隐约约的感觉好像太阳被什么遮到了一些，我便抬起头来——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号召，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抬起头——在湖对岸的山崖上，兀自出现了一小点的人影。那点人影从崖头窜出，呼的一下就跳下山崖，向着大湖急速坠去。在她跳下的刹那，数十只羽兽就像是受惊一般从山崖各处飞出，发出一声又一声喊叫。跃落的无声余韵穿过一整个大湖，化为无数黑点和翅膀，撞击在我们的眼球和耳膜，又从另一侧穿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仿佛因为意外而让精神失去了很多。只有我和莫提看出来，那个人影正是那位大湖巫女埃拉菲亚姑娘。伴随着寒光一闪，湖面溅起水花，所有人的视线又凝聚在大湖那溅起的一圈圈涟漪上了。涟漪之后就是寂静，万分的寂静，仿佛整个世界都一起屏住了呼吸。

紧接着，湖面颤抖，岸边人们的后脑也不由自主硬了起来。仿佛等待了一个整世界的毁灭和新生，巫女突然从湖里冒了出来，大口大口的喘气。她背上背着个人，正是那大屁股塞拉托。在震惊中，她拖曳着塞拉托向着岸边游来，在湖面划破出一连串的波澜。岸边的人默默让步，让托着壮汉的瘦小无力的埃拉菲亚顺利上岸。

巫女抓着塞拉托，在岸上走了几步，就晃了晃。我连忙想要上前去扶她，然而前面一个个人就像是站立了一样杵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尝试推开前面的人，却发现使不上力。莫提就在我边上，此刻也一动不动的，就像是中邪了一样。湖边的人群安静得可怕，唯一的只有埃拉菲亚的脚步。

她又走出几步，气息入不敷出，一把跪倒在地。

我终于推开前面的人，跑到她的身前。人群有一点喧嚣，又安静下来又喧嚣，最后变成了一种视线的凝视。我扶起埃拉菲亚，连忙把自己的风衣披在她的身上，人群还是没有动，只是视线如同矛一般钉了过来，越过了巫女和我，死死地扎在我们身后的塞拉托人身上。我微微发愣，偏过头看向那塞拉托人——他脸色铁青，已经死去，表情却又狰狞的带着一种渴望。接着我看到了他的手，青筋毕露的手臂硬的似是石头，手掌却又像是枯枝，死死地握着一块金，一整块粗黄金。

巫女缩在营帐里，身上裹了块毯子，抖得像是一只受惊的鸳鸯。我去要了一只油灯，放在她身前便出了营帐，去找莫提了。

莫提和领队几个人就站在湖边，脚边就是塞拉托人的尸体。那块粗黄金被这个塞拉托人紧紧攥在手心，掰开他僵硬的手指废了好大一番力气。现在黄金被领队拿着，这个背后站着大公司的男人正比划着双手跟其他人解释什么。莫提因为有收音机，勉强也算是个有威望的小头目，便也参与进来了。我站在他们后面，听着他们吵来吵去。

“这件事情必须有公司的参与！”“我们应该怎么划分……”“是直接拿到黄金，或者我们拥有开发股份？”“肯定要先想办法弄到更多的黄金。”“这湖是个阻碍……”声音一波一韵一起浪，相互碰撞冲突又重合。脚边那塞拉托人的尸体怔怔的望着天，仿佛没了期望又像是抱满了希望。不过却没人看他，男人们还是在使用言语的矛和盾相互交战碾压。

“这件事情肯定需要公司参与！”领队再次重复，声音大的一时压过了所有人。我趁着众人沉默的片刻，上前拉拉莫提的衣袖。莫提没有管我，眼睛直直地盯着领队手里的黄金：“最重要的当务之

急不应该是弄清楚，湖底下有多少黄金吗？”他难得地用了大嗓门。我再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才终于把头转过来，“呆子？怎么了？”我摸摸手，“趁现在把糖给巫女吧。”

这时候领队又喊起来：“怎么弄？”于是莫提一边把头转回去大喊“让上面弄几台大功率抽水机，把水放出去！”一边伸手在裤子口袋里摸索起来。他抓出包着糖块的牛皮纸，眼神还盯着那领队手中的粗黄金。我把掌心向上摊开，等待着他把糖放到手中。他的手摇了摇，突然像是抽筋了一样抽搐了一下，晃动在空中寻找我的掌心。“你到底给不给啊。”我不满的斥责道。他这才转过头，啪嗒一下稳稳地把糖块扣到我的手里。接着头又转了回去，去和领队继续争辩了。

我接过糖块，正打算回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弱弱的女人声音：“不能抽水”。转过头，是大湖的巫女站在我身后。她身上还披着那块毯子，寒冷冻得有些脸色苍白，埃拉菲亚的耳朵微微抖动，似乎有水滴滴落。其他几个人都看了过来，于是她又慢慢的说到：“不能抽水。”

“不能抽水？”莫提转过身，看着巫女，“抽水怎么了么？”

巫女不说话，只是因为寒冷发着抖。她的头微微扬起，眼神碰撞在莫提的眼皮上，一整个脸都是紧的。莫提并不知道巫女的意味，只当这巫女也想从黄金之湖中分一杯羹，便有些随意地问道：“巫女，暖和了？你对这湖熟悉，你说，这水从什么地方开始抽呢？”巫女不说话，嘴闭成了一条线，眼神又凄凄切切的越过了莫提，落在了他身后的大湖上。莫提自讨个没趣，转过身招呼其他人：“先生们，我们继续吧。”

这时候巫女突然说话：“可以抽这里。”于是一众人又转过头来，看到了埃拉菲亚隔着毛毯戳了戳自己的胸口。莫提没看懂，满脸写着疑惑：“抽哪里？”巫女便收了手又伸出，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道：“也可以抽这里。”

这下我们都看懂了，身体拔凉拔凉，沉寂的正午阳光如同冰窖里灯泡的打光一般。那莫提一时间愣着，张张嘴却说不出话，就像是在街头斗殴中被戳了十几刀似的。巫女说完，在一片寂静之中，逐渐不再发抖。她默默地解下身上的毛毯，很耐心的折叠好，放在愣住了的我的手上，接着便转身背对着我们沿着湖走了起来。我们看着她的背影，一种很古的感觉浮起，说不清道不明。她走着走着，便又变成了小跑；小跑后是大跨步，最后变成了饱含着悲伤和失落的狂奔。她的步伐还是那么轻巧灵活，背影渐行渐远。

男人们一时沉默，也不知持续了多久。最后先是有人抖了抖，接着大家又一一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莫提叹了口气：“什么嘛。”便转过身去，男人们又热火朝天地探讨起来。我低下头，发现被牛皮纸包裹的糖已经被我攒到了变形。

(未完待续)

摘阅 信使

刘慈欣

老人是昨天才发现楼下那个听众的。这些天他的心绪很不好，除了拉琴，很少向窗外看。他想用窗帘和音乐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开，但做不到。早年，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当他在狭窄的阁楼上摇着婴儿车，在专利局喧闹的办公室中翻着那些枯燥的专利申请书时，他的思想却是沉浸在另一个美妙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他以光速奔跑……现在，普林斯顿是一个幽静的小城，早年的超脱却离他而去，外部世界在时时困扰着他。有两件事使他不安：其中一件是量子理论，这个由普朗克开始、现在有许多年轻的物理学家热衷的东西，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不喜欢那个理论中的不确定性，“上帝不掷骰子。”他最近常常自言自语。而他后半生所致力地统一场论却没有丝毫进展，他所构筑的理论只有数学内容而缺少物理内容。另一件事是原子弹。广岛和长崎的事已过去很长时间了，甚至战争也过去很长时间了，但他的痛苦在这之前只是麻木的伤口，现在才痛起来。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很简单的公式，只是说明了质量和能量的关系，事实上，在费米的反应堆建成之前，他自己也认为人类在原子级别把质量转化为能量是异想天开……海伦·杜卡斯最近常这么安慰他。但她不知道，老人并不是在想自己的功过荣辱，他的忧虑要深远得多。最近的睡梦中，他常常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像洪水，像火山，终于有一夜他被这声音从梦中惊醒，发现那不过是门廊中一只小狗的酣声。以后，那声音再没在他梦中出现。他梦见了一片荒原，上面有被残阳映照着的残雪。他试图跑出这荒原，但它太大了，无边无际。后来他看到了海，残阳中呈血色的海，才明白整个世界都是盖着残雪的荒原……他再次从梦中惊醒，这时，一个问题，像退潮时黑色的礁石一样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人类还有未来吗？这问题像烈火一样煎熬着他，他几乎无法忍受了。

楼下的人是个年轻人，穿着现在很流行的尼龙夹克。老人一眼就看出他是在听他的音乐。后来的三天，每当老人在傍晚开始拉琴时，那人总是准时到来，静静地站在普林斯顿渐渐消失的晚霞中，一直到夜里九点左右老人放下琴要休息时，他才慢慢地离去。这人可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学生，也许听过老人的讲课或某次演讲。老人早已厌倦了从国王到家庭主妇的数不清的崇拜者，但楼下这个陌生的知音却给了他一种安慰。

第四天傍晚，老人的琴声刚刚响起，外面下起雨来。从窗口看下去，年轻人站到了这里惟一能避雨的一棵梧桐树下。后来雨大了，那棵在秋天枝叶已很稀疏的树挡不住雨了。老人停下了琴，想让他早些走，但年轻人似乎知道这不是音乐结束的时间，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浸透了雨水的夹克在路灯下发亮。老人放下提琴，迈着不灵便的步子走下楼，穿过雨雾走到年轻人面前。

“你如果，哦，喜欢听，就到楼上去听吧。”

没等年轻人回答，老人转身走回去。年轻人呆呆地站在那儿，双眼望着雨中的夜景，仿佛刚才发生的是一场梦。后来，音乐又在楼上响了起来，他慢慢转过身，恍惚地走进门，走上楼去，好像被那乐声牵着魂一样。楼上老人房间的门半开着，他走了进去。老人面对着窗外的雨夜拉琴，没有回头，但感觉到了年轻人的到来。对于如此迷恋于自己琴声的这个人，老人心中有一丝歉意。他拉得不好，特别是今天这首他最喜欢的莫扎特的回旋曲，拉得常常走调。有时，他忘记了一个段落，就用自己的想象来补上。还有那把价格低廉的小提琴，很旧了，音也不准。但年轻人在静静地听着，他们俩很快就沉浸在这不完美但充满想象力的琴声中。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一个普通的夜晚，这时，东西方的铁幕已经落下，在刚刚出现的核阴影下，人类的未来就像这秋天的夜雨一样明暗而迷蒙。就在这夜。这雨中，莫扎特的回旋曲从普林斯顿这座小楼的窗口飘出……时间过得似乎比往常快，又到九点了。老人停下了琴，想起了那个年轻人，抬头见他正向自己鞠躬，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哦，你明天还来听吧。”老人说。

年轻人站住，但没有转身，“会的，教授，但明天您有客人。”他拉开门，又像想起了什么，“哦对，客人八点十分就会走的，那时我还会来的。”

老人并没有仔细领会这话的含义。

第二天雨没停，但晚上真有客人来，是以色列大使。老人一直在祝福那个遥远的新生的自己民族的国家，并用出卖手稿的钱支援过它。但这次大使带来的请求让他哭笑不得，他们想让他担任以色列总统！他坚决拒绝了。他送大使到外面的雨中，大使上车前掏出怀表看，路灯下老人看到表上的时间是八点十分。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您，哦，您来的事情还有人知道吗？”他问大使。

“请放心教授，这是严格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也许那个年轻人知道，但他还知道……老人又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那么，您来之前就打算八点十分离开吗？”

“嗯……不，我想同您谈很长时间的，但既然您拒绝了，我就不想再打扰了，我们都会理解的，教授。”

老人困惑地回到楼上，但当他拿起小提琴时，就把这困惑忘记了。琴声刚刚响起，年轻人就出现了。

十点钟，两个人的音乐会结束了。老人又对将要离去的年轻人说了昨天的话：“你明天还来听吧。”他想了想又说，“我觉得这很好。”

“不，明天我还在下面听。”

“明天好像还会下雨，这是连阴天。”

“是的，明天会下雨，但在您拉琴的时候不下；后来还会下一天，您拉琴时也下，我会上来听；雨要一直下到后天上午十一点才会停。”

老人笑了，觉得年轻人很幽默，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突然预感到这未必是幽默。

老人的预感是对的。以后的天气精确地证实着年轻人的预言：第二天晚上没雨，他在楼下听琴；第三天外面下雨，他上来听；普林斯顿的雨准确地在第四天的上午十一点停了。

雨后初晴的这天晚上，年轻人却没有在楼下听琴，他来到老人的房间里，拿着一把小提琴。他没说什么，用双手把琴递给老人。

“不，不，我用不着别的琴了。”老人摆摆手说。有很多人送给他提琴，其中有很名贵的意大利著名制琴师的制品，他都谢绝了，认为自己的技巧配不上这么好的琴。

“这是借给您的，过一段时间您再还给我。对不起教授，我只能借给您。”

老人接过琴来，这是一把看上去很普通的小提琴，没有弦！再仔细一看，弦是有的，但是极细，如蛛丝一般。老人不敢把手指按到弦上，那蛛丝似乎一口气就可吹断。他抬头看了看年轻人，后者微笑着向他点点头，于是他轻轻地把手指按到弦上，弦没断，他的手指却感到了那极细的蛛丝所不可能具有的强劲的张力。他把弓放上去，就是放弓时这不经意的一点滑动，那弦便发出了它的声音。这时，老人知道了什么叫天籁之音！

那是太阳的声音，那是声音的太阳！

老人拉起了回族曲，立刻把自己溶入了无边的宇宙。他看到光波在太空中行进，慢得像晨风吹动的薄雾；无限宽广的时空薄膜在引力的巨浪中轻柔地波动着，浮在膜上的无数恒星如晶莹的露珠；能量之风浩荡吹过，在时空之膜上激起梦幻般的霓光……当老人从这神奇的音乐中醒来时，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以后，老人被那把小提琴迷住了，每天都拉琴到深夜。杜卡斯和医生都劝他注意身体，但他们也知道，每当琴声响起时，老人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活力在血管中涌动。

年轻人却再也没来。

这样过了十多天，老人的琴突然拉得少了起来，而且有时又拉起了他原来那把旧提琴。这是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忧虑，怕过多的演奏会磨断那蛛丝般的弦。但那把琴所发出的声音的魔力让他无法抗拒，特别是想到年轻人在某一天还会来要回那把琴，他又像开始时那样整夜地拉那把琴了。每天深夜，当他依依不舍地停止演奏时，总要细细地察看琴弦，老眼昏花，他就让杜卡斯找了一个放大镜，而放大镜下的琴弦丝毫没有防损的痕迹，它的表面如宝石一样光滑晶莹，在黑暗中，它还会发出蓝色的荧光。

这样又过了十多天。

这天深夜，入睡前，老人像往常那样最后看了看那把琴，突然发现琴弦有些异样。他拿起放大镜仔细察看，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其实这迹象在几天前就出现了，只是到了现在，它才明显到能轻易察觉的程度。

琴弦越磨越粗。

第二天晚上，当老人刚把弓放到琴弦上时，年轻人突然出现了。

“你来要琴吗？”老人不安地问。

年轻人点点头。

“哦……如果能把它送给我的话……”

“绝对不行，真对不起教授，绝对不行。我不能在现在留下任何东西。”

老人沉思起来，他有些明白了。双手托起那把琴，他问：“那么这个，不是现在的东西了？”年轻人点点头。他现在站在窗前，窗外，银河横贯长空，群星灿烂，在这壮丽的背景前他呈现出一个黑色的剪影。

老人现在明白了更多的事。他想起了年轻人神奇的预测能力，其实很简单，他不是预测，是在回忆。

“我是信使，我们的时代不想看到您太忧虑，所以派我来。”

“那么你给我带来什么呢，这把琴吗？”老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奇，在他的一生中，整个宇宙对他就是一个大惊奇，正因为如此，他才超越别人之上，首先窥见了它最深的奥秘。

“不是的，这把琴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我来自未来。”

“怎么证明呢？”

“在您的时代，人们能够把质量转化为能量：原子弹，还有很快将出现的核聚变炸弹。在我们的时代，已可以把能量转化成质量，您看”，他指着那把提琴的琴弦，“它变粗了，所增加的质量是由您拉琴时产生的声波能量转化的。”老人仍然困惑地摇摇头。“我知道，这两件事不符合您的理论：一，我不可能逆时间而行；二，按照您的公式，要增加琴弦上已增加的那么多的质量，需要大得多的能量。”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宽容地笑了，“哦，理论是灰色的，”他微微叹息，“生命之树也是灰色的了。好吧，孩子，你给我带来了什么信息？”

“两个信息。”

“那么第一？”

“人类有未来。”

老人宽慰地仰躺到扶手椅上，像每一个了却了人生最后夙愿的老者一样，一种舒适感涌遍了全身，他可以真正休息了。“孩子，见到你我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是人类最后两颗用于实战的核弹。本世纪九十年代末，大部分国家签署了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国际公约，又过了五十年，人类的最后一颗核弹被销毁。我是在那二百年后出生的。”

年轻人拿起了那把他要收回的小提琴。“我该走了，为了听您的音乐，我已耽误了很多行程，我还要去三个时代，见五个人，其中有统一场论的创立者，那是距您百年以后的事了。”

他没说的还有：他在每个时代拜见伟人都选在其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这样可把对未来的影响减到最小。

“还有你带来的第二条信息呢？”

年轻人已拉开房门，他转过身来微笑着，似乎带着歉意。

“教授，上帝确实掷骰子。”

老人从窗口看着年轻人来到楼下，已是深夜，街上没什么人。年轻人开始脱下衣服，他也不想带走这个时代的东西。他的紧身内衣在夜色中发着荧光，那显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衣服。他没有像老人想像的那样化作一道白光离去，而是沿一条斜线急速向上升去。几秒钟后，他就消失在群星灿烂的夜空之中。他上升的速度很恒定，没有加速过程。很明显，不是他在上升，而是地球在移动，他是绝对静止的，至少在这个时空中是绝对静止的。老人猜测，他可能使自己处于一个绝对时空坐标的原点，他站在时间长河的河岸上，看着时间急流滚滚而过，愿意的话，他可以走到上下游的任何一处。

爱因斯坦默默站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又拿起了他那把旧小提琴。

杂记 对星空的思考

Fanti

当我们在夜晚抬头，天上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星发出的光芒需要走4亿光年才能被我们看到，我时常好奇，为什么我们总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驱使，去探索黑暗中的那几处星斑。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1]“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不可否认，空间竞争催生的新兴技术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从早期的通信系统到卫星，50年的历史进程是史无前例的。正如1970年NASA写给玛丽的信中写到“太空探索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同时也孕育出一系列新技术。”当人造卫星监测提高粮食产量，登月计划发展出心脏病患者远程体征监测设备。太空探索虽然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人类解决现有问题，但高度挑战性的目标，却推动了技术革新，点燃科学家的想象力。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断地推动自己越过新的边界，我们考验自身极限，直面自己的恐惧，奋起迎接挑战。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激情，在几亿年前，使生命由海洋爬上陆地。”

1. 出自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人民日报》2007年9月4日文艺副刊上刊登的《仰望星空》诗歌的题记

信息台

给《方圆》投稿吧！

投稿方式：

1. 自助投稿处投稿：

<https://wj.qq.com/s2/9303354/e607/> 

稿费标准：

- 小说、散文类：6.0~3.0 ○ / 百字
- 杂谈、杂记类：6.5~3.0 ○ / 百字
- 诗歌类：6.5~3.5 ○ / 五行
- 影视 / 音乐 / 书籍推荐、教程类：55~30 ○ / 篇
- 其他类：最高不超过 80 ○ / 篇

也可投稿已在社群内部（例如论坛、服务器）中公开发表过的稿件。

新稿约即将于 2023 年 5 月刊生效，详见 <https://bbs.ria.red/topic/5809/>

月建增刊 Vol.1 目录

月建增刊 Vol.1

引言	寻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月建遗迹	30266		1
白雪皑皑的圣诞小屋	圣诞之夜，无人入眠	30266	send_9	4
终之钟	钟声响起，时代落幕	30266	send_9	10
瓶中世界	水瓶中倒映着世界的影子	30266	send_9	14
叁	世界的第三个春秋	30266		23

附加页面

鸣谢				25
----	--	--	--	----

这里是本刊末尾
下期也要看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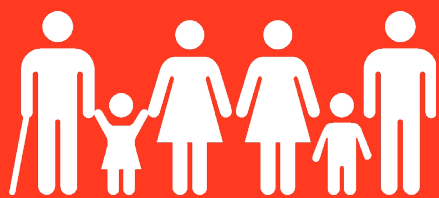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变革世界的 17 个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所有国家（不论该国是贫穷、富裕还是中等收入）行动起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目标指出，消除贫困必须与一系列战略齐头并进，包括促进经济增长，解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的社会需求，遏制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

1 无贫穷



2 零饥饿



3 良好健康与福祉



4 优质教育



5 性别平等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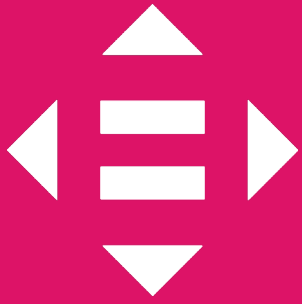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10 减少不平等



11 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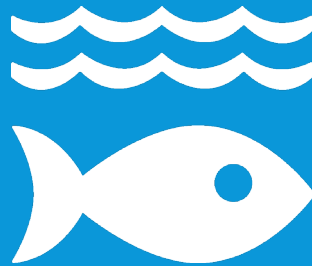
12 负责任
消费和生产



13 气候行动



14 水下生物



15 陆地生物



16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
目标

点击各个图像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链接至联合国官方网站)。

鸣谢

本报刊所使用字体

思源黑体 SC / Noto Sans CJK SC / Source Han Sans SC
思源宋体 SC / Noto Serif CJK SC / Source Han Serif SC
造字工房尚雅准宋体
Fira Sans
Cascadia Code
Fira Code
Liberation Sans
Liberation Serif

本刊使用的字体大都准守 [SIL 开放字体协议 \(第 1.1 版\)](#)，除了：

- “造字工房尚雅准宋体”为专有字体，有其单独的[协议](#)，但可以免费用作非商业性用途。

在此对所有字体贡献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其他

- Microsoft Word, Adobe InDesign — 排版
- Microsoft Excel — 图表
- Mozilla Firefox, pdf.js — PDF 浏览
- Material Design Icons — 图标库
- RIA 运营组 — 大力支持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公益广告

健康生活 合理规划



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